

数字化时代的文学艺术

——对“艺术终结”论的思考

刘谭明

(中南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在人类迈向数字化的21世纪之时,高科技已经深入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艺术。技术和艺术联姻,生活与艺术的距离被抹平,由“读纸时代”向“读图时代”转移,现代的新型艺术形式形成了对于传统经典艺术、高雅艺术样式的冲击和挤压。于是,“艺术终结”论日益强烈。通过从艺术与人类、艺术与科学的关系以及艺术自身的发展三个方面论述数字化时代艺术的前途,指出数字化既给艺术带来冲击和挑战,又给文学艺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生长点,我们应该运用历史辩证法的观点看待文学艺术的发展,文学艺术并没有终结,而且不会终结。

关键词:数字化;艺术终结;文学艺术;科学技术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5)05-0559-04

一、艺术终结论的源起

随着现代高新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变革,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数字化的时代,技术与艺术相结合已成为不争的一个客观事实,由此带来的“读图”转向则消解了文学艺术的诗性,给文学艺术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在数字化时代里,电子媒介凭借高科技的优势所打造的图像符号的文化霸权,伴随着视觉形象的电子文本的广泛传播而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和观念,文学艺术也不能幸免。与此同时,影视文化、网络艺术依托其多媒介的优越性,逐步形成了对单媒介语言形象的文学艺术的合围和挤压。在这个时代,艺术由传统的社会中心走向边缘,文学由艺术的中心退居到边缘,文学艺术的“边缘化”已经日渐明显。现代人们关注的焦点已经不再停留在文学艺术上面,经济、科技、政治则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话题。传统的精英文学、高雅艺术则又日益被大众文学、世俗艺术所侵占。在人们以前心目中曾经崇高的传统艺术被消解之后,所带来的是人们对文学艺术发展的迷茫。这种文字的式微所带来的“读图”转向引起了人们对于文学艺术前途的担忧。德里达说:“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

复存在……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1]希利斯·米勒则发出了“电信时代文学无存”的悲叹,更甚的是,阿瑟·丹托则认为在今天“艺术随着它本身哲学的出现而终结”。针对这种艺术终结的悲观预言,我们既要看到它有正确反映当前艺术发展现状的事实,表现了数字化时代给文学艺术所带来的冲击性的一面,又要认识到它无视艺术史的发展规律、没有看到数字化对文学艺术发展所带来的新机遇的一面。因此,我们要用历史辩证法的眼光来看待艺术的终结论,对于艺术终结论作全面的分析。

这种艺术终结论的观念可以追溯到黑格尔。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理念)的发展三个阶段是艺术、宗教和哲学,而艺术又依次可分为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和浪漫型艺术。他认为:艺术、宗教和哲学都是基于理念的,而所不同之处则在于揭示理念的形式不同,其中艺术作为理念发展的最初阶段,它必然要随着理念的自我而最终发展到宗教和哲学。因此,艺术最终要被宗教与哲学所替代^[2](94-103)]。阿瑟·丹托在其著作《艺术的终结》中接受了黑格尔的观点,认为“艺术随着它本身哲学的出现而终结”,他说“认识实现之际,实际上也就不再有任何艺术的意义和需要了。艺术是某种知识出

收稿日期:2005-05-23

作者简介:刘谭明(1980-),男,湖南茶陵人,中南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理论。

现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3](98)}

显然,在高新技术飞速发展的数字化时代,伴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物质条件的改善,艺术由被少数人把持逐渐进入了大众的日常生活视野,艺术的日常生活化和日常生活艺术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艺术从高贵而神圣的殿堂走下来,它身上神圣的光环消失了,艺术与生活的距离被慢慢抹平而走向“趋零距离”。同时,电影、电视以及网络的迅速发展,使“读图”转向成为一股强劲的潮流,成为一种强势话语,这就形成了对传统的印刷文本的挤压和打击,使得“读纸”渐渐让位于“读图”。

文学艺术作为时代的产物,它在当今的数字化时代中没有赶上一个好的时机。在数字化技术所建构的极富感官的视觉形象面前,作为文学艺术的语言形象在后现代文化的视觉形象的冲击下举步维艰。传统的精英艺术因其距普通大众相隔甚远而不被人们所接受。大众文化的兴起,它的世俗性、娱乐性以及所带来的感官刺激则满足了大众的娱乐和初级审美需要,因而欣欣向荣。于是,崇高的理想消失了,价值承担卸载了,终极真理逃避了。人们追求的是感官满足,“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各种先锋艺术风烟四起,身体写作以及隐私文学红红火火,视听艺术、网络文学相继勃兴起来。就这样,传统的艺术被消解了,艺术观念被解构了,艺术或许真的快要终结了。这种艺术终结论是与现代人的主体性的丧失相关的。从尼采的“上帝之死”到福科的“人之死”的宣言,这使得先哲们精心营造的形而上的精神大厦迅速倒塌,曾经自以为是的人类陷入了迷茫与困惑之中。人类的出路何在,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在何处等等,都成了人们的疑问。于是,我们传统所信奉的价值规范、体系制度都被颠覆和消解了,人就产生了一种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不安。在这种理想和信仰、真理和崇高都解构之后,人类失去了精神的家园和归宿,变得感性和肤浅。于是,艺术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哲学的终结接踵而来,并且愈演愈烈,艺术的终结论只是其中的一种。

二、艺术并未终结

所谓真理前进一步则成谬论,事物的优越性的一面也正是其局限性所在。因为任何理论都是“盲视”与“洞见”、“遮蔽”与“澄明”的统一,都带有“片面

的深刻性”,理论都有其特定的视域的。在数字化时代的种种对于传统文学艺术的冲击和解构,不可避免地造成人们对文学艺术前景的担忧。但是,也正是这种冲击和解构,给文学艺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注入了新的活力。艺术是否会在数字化技术下终结,是需要予以辨析的。

首先,从艺术与人类的关系来看。艺术是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诞生的,从原始先民的劳作之歌和祭祀巫舞开始,艺术就成为人们表达思想情感、理想愿望的重要手段。文学艺术同时也是教化民众、陶冶心神的工具。更甚的是,在文学艺术这个自由的世界中体现了人们对于真善美的追求,表现了人们对于现实生存的看法和态度。在艺术的天空里,人们可以自由地翱翔,摆脱日常生活的焦虑,消除实在的物质功利的束缚,进而达到一个自由的审美的诗意生存空间;也正是在文学艺术中,人们找到了宣泄内心情感的方式和场所,释放和转移着自己的情感,使心理得到平衡和安宁;也正是在这里,人们尽情地讴歌着正义、善良,表达理想和追求,抒写着个人对于宇宙、人生的理解。在文学艺术的世界里,人类建构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诗意的居所。很难想象,如果文学艺术灭亡之后,我们的情感到哪里去抒发,我们的精神寄托于何处,我们的灵魂将安放于何地,人类将会真真变成大自然无家可归的孩子。或许,艺术是一种人类的信仰,抑或是人类的一种生存状态。人不但现实地生存着,而且艺术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人类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到现在还没有和艺术分离过。现实的生存是人类满足物质的需要、繁衍后代的一种功利生存,这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艺术的生存是人类的超越物质功利层次的束缚而达到精神自由的审美境界的生存。因为人类不满足和局限在现实的物质世界,而总是追寻一个自由的诗意空间,以此来获得心灵的满足、精神的愉悦和情感的健全。只有在艺术的世界中,人才能对自身的生存有更深的体会和领悟,才能进入物我两忘、天地合一的自由境地,人才能体现其作为人的价值和意义。人类是如此的需要艺术阳光的照耀,需要艺术花朵的点缀,可能只有人类灭亡的那一天艺术才会消亡。所以,我们在当今的数字化时代中,对于文学艺术的发展应保持乐观的态度和坚定的信念。因为数字化时代并不是人类的末日,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更高的阶段。

第二,从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来看。艺术与科学虽然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不同的方式,艺术更多

的是从主观和情感方面去把握世界,更具有强烈的感情和丰富的想象,富有审美意蕴;而科学地把握世界的方式则相对注重客观和理性,因而带有更多的理论和认识色彩。艺术与科技的对立是时常被人所论及的。但是,科学和艺术并非单纯对立、排斥的,艺术和科学两者之间存在同一性和互补性。譬如,艺术和科学都要以世界和社会作为其对象。科学以自然和世界作为其研究对象是大家都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众所周知,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物的各级形式,各级形式的物的集合,人当然也在其研究范围之内。因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存在绝对的对立。同样,艺术中的绘画、雕塑、小说等等艺术形式都是人观察自然、社会 and 人的产物,都是人对世界万物、社会人生的表象描摹。所以,艺术和科学两者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再者,艺术和科学都体现了人类求真向美的追求。艺术要以审美作为其基本品性和根本要求,审美性是艺术区别于非艺术的本质特征。但是,艺术的审美是建立在真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了真就不可能产生艺术的美,这一点尤其充分地体现在雕塑、建筑以及西方的绘画艺术当中,它们讲究和谐、对称,追求“黄金分割点”等等,都是体现了对于真的重视。再比如,巴尔扎克名著的《人间喜剧》也是以其客观科学的描写而著称,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巴尔扎克对其生存的客观世界全面细致的观察和准确描绘。与此同时,科学中也体现着自然属性的美,显现出了科学家对于美的追求,即“科技美学化”。对于真和美的向往和追求不但体现在科学和艺术活动中,也体现在人类其他的一切活动中。因此,科学和艺术有着紧密的不可割裂的联系。最后,艺术和科学有着共同的终极目的和根本旨趣即人文取向,科学和艺术最终都要为人服务,使人生活得更好,而不是把人类引入黑暗和迷途。正是在这里科学和艺术找到了共同的切合点。艺术更多的是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塑造人的思想品质,提升人的自身的觉悟和能力,增强人的意志和感情。因此,艺术的发展有利于人类提高自身能力,客观上也会促进科学的发展。科学则是通过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发现客观事物的本质,抓住其规律。以便人们更好地改造自然世界,丰富人类的物质财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进步。所以,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物质基础,又可以使得我们能全心投入艺术生产。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给艺术的媒介、创作、传播和欣赏等等带来一系列新

变,对艺术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文学艺术及其样式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原因之一。科学和艺术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人、为了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两者并不只是对立和冲突,而是有着同一性和互补性。我们可以预言:科学和艺术的结合将是其发展的必然,最终也将会推动科学的进步和艺术的发展。正如福楼拜所预言:“艺术愈来愈科学化,科学愈来愈艺术化;两者在山麓分手,终将在山顶重逢。”数字化时代就是科学和艺术两者重逢的时候。

第三,从艺术自身的历史发展和嬗变来看。文学艺术的历史就是新艺术形式不断取代旧艺术形式的历史,也正是艺术形式的更替给文学艺术带来了发展动力。“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神话就只能是人类童年时的产物。鸟瞰人类的艺术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文学艺术的发展正是艺术类型不断推陈出新的结果。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生存方式和审美趣味的变化,一些过时的艺术类型将被历史所抛弃、淘汰,而一些新的艺术形式则又相继产生、发展和繁荣。由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再到网络文学的历史嬗变反映的正是社会的前进、文学艺术的发展,我们大可不必因一种文学样式被另外一种文学样式所替代而感到艺术的末日就要来临。正如韦兹所说“艺术史一再证明艺术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不是一个封闭的结构”。艺术的发展正是新型文学艺术形式取代陈旧文学艺术形式的过程,就是在这一动态的过程中实现了艺术的自我更新。所以,在今天的数字化时代,文学艺术的世俗化、大众化以及娱乐倾向在冲击传统文学艺术的同时,更带来了大众艺术、网络文学、影视艺术的发展机遇,它们把传统艺术从神坛上拉下来,使艺术重新回到民间,贴近大众,适应和迎合了现代大众的审美情趣。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转变实现的是一次话语权的民间回归。如果说传统文学艺术所表现的崇高、道德、正义以及人类的终极关怀代表了人的理性方面和人对于理性的追求,那么现代新型艺术所体现的低俗、游戏、娱乐以及人间情怀则代表了人的感性方面和人的感性需要。感性和理性作为人的精神的两个不同方面,有各自存在的合理性,不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现代艺术转到关注人的感性实存、表达人感性欲望和要求,它纠正了传统文学艺术只注重理性、表现理性而忽略人的感性方面,也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们不能一味地将它排斥。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太快、生存压力太大,人们需要在工作之余去放松自己。因而,艺术的娱乐性和消遣性是人们所追求的。

世俗艺术、大众艺术正迎合了现代人的这种审美要求和心理需要,而得到人们的青睐并迅猛发展。说到底,当下的世俗艺术也是一种艺术,我们承认这一点,事实上也就否定了所谓的“艺术终结”论。

三、艺术将会永生

诚然,在高科技和社会转型的双重影响下,我们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就文学艺术方面来说,传统的精英文学、高雅艺术日益边缘化;艺术与非艺术、艺术与生活的界线被抹平;文学艺术所蕴涵的人文精神、价值取向、社会承担被世俗与娱乐所替代。从这一方面来说,艺术终结论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作为人类两种不同的把握世界的方式,两者并非完全对立、排斥的。艺术或许较之技术更早进入人们的生活视域,艺术催生和引发了科学技术。当然,技术在产生之后又促进了艺术的发展,艺术与科技最终应当达到和谐的统一,两者是相互促进、彼此依存的。所以,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技术的艺术化与艺术的技术性不应该成为我们对艺术前途失去信心的理由。当然,在数字化和信息化时代,文学艺术

是否真的丧失了其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文学艺术是生存还是消亡,是走向黎明还是逼近黄昏?等等问题,应该是我们所要认真思考的。可是,正视和思考并不等同于悲观、失望。

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的诗意栖居之地,作为人类的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作为一种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它必定不会因为人类发展到高科技的数字化时代而终结。只要人存在于世,艺术就不会终结。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上一阶段的文学艺术的终结地或许正是其下一阶段新的生长点。正如有学者所说“高科技对人类文学行为的全方位覆盖不应成为科技对人文的颠覆,或技术对艺术的侵占,而应成为文学发展的新机遇和理论变革的新挑战”^{[4](51)}。对此,我们应当对艺术的发展充满信心和期待。

参考文献:

- [1] 希利斯·米勒. 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J]. 文学评论, 2001, (1): 131-139.
- [2] 黑格尔. 美学(第一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3] 阿瑟·丹托. 艺术的终结[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 [4] 欧阳友权. 网络文学论纲[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The literature and art of the digital era

LIU Tan-ming

(Literature college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high-tech has impacted human life and arts deeply when we are entering the digital era in the 21st century. With the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the art, the distance between life and art is disappearing, the changes from “reading paper times” to “reading picture times”, which greatly impacts and extrudes between the modern form arts and the traditional classic arts, resulting in the argument of “the end of art”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creasingly.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art, the human, the science, and the self-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and art, the author finds out that the digitalisation not only brings the hits and challenges, but also offers new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to the literature and arts. We should look at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and arts historically and dialectically. There is and there should be no end to literature and arts.

Key words: digitalisation; the end of art; literature and a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编辑: 苏慧]